

楚图南

译作集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北京 人民大会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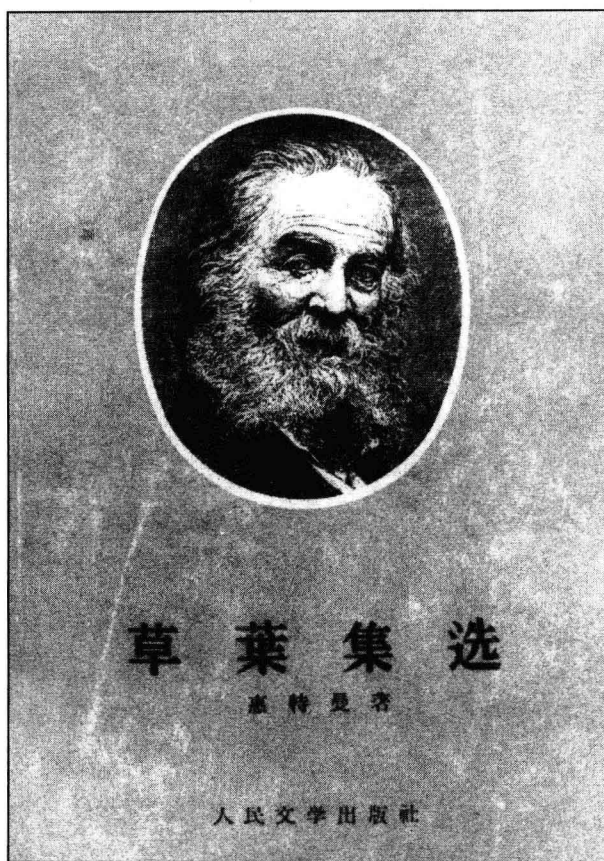
草叶集 枫叶集

【美】惠特曼 【德】德默尔等 / 著

楚图南 译作集

草叶集 枫叶集

[美] 惠特曼 [德] 德默尔等 / 著



《草叶集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枫叶集》 昆明北门出版社 1944 年版

编者前言

楚图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曾用笔名高寒、介青、高素、楚曾，一生著译众多，作品涉及史地、哲学、文学、教育学、宗教学等方面。

楚老的翻译作品，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起，就为引介国外优秀著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很多译作属国内开先河之作，向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大门。此次我们搜集整理楚老译作，结集为《楚图南译作集》，共分六卷出版，分别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涅克拉索夫著）、《草叶集·枫叶集》（〔美〕惠特曼、〔德〕德默尔等著）、《地理学发达史》（〔英〕迪金森、霍华士合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看哪，这人》（〔德〕尼采著）《希腊神话和传说》（上）（〔德〕斯威布著）、《希腊神话和传说》（下）（〔德〕斯威布著）。

在本版次的编辑过程中，我们精选了一批珍贵的插图，对这些译作了更进一步的版本组合。同时，我们充分保留了楚老的翻译与用字、用词习惯，除个别为了统一外，人名、地名、词语组合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称谓等均不作改动。另外，我们也充分保留了楚老翻译时所作的大量注解，以“译注”的方式加以区分。

为了更完整地辑录楚老生前译作，我们充分查找、搜寻，补充了一些以前版本中均不曾录入的译作《苏俄的诗歌》《近代地理测量术及绘图学之发达》《我的父亲的围场》等。

感谢麻星甫老师对本套译作的全力支持与帮助，感谢王淑芳老师曾经为楚老译作的辛苦付出，感谢魏荒弩、刘树森、王国祥等几位先生关于楚老及其译作的文章，感谢陈彦平先生提供俄国画家谢洛夫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所作的插图，也感谢为这套译作的出版付出努力与劳动的各位同仁。

最后，我们对楚图南先生热情奋斗的一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追思。

二〇一二年九月

楚图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纪事

(代序)

楚泽涵

父亲楚图南(1899~1994)1919年在昆明中学毕业,初试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官费生,由于昆明到北京路途遥远,旅费筹集困难,秋季赶到北京复试时,原准备投考的英语部名额已满,于是进了史地部。但是父亲对学习外文以认识世界的热心却毕生不辍,并影响到他长期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乃至他的一生。

—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德国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父亲在东北从事共产党所委托的工作,由于在学潮中有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在逮捕学生的信件中查到父亲活动的记录,父亲因此以“共党要犯”获罪,被军阀政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罪名,在1930年12月被判处九年另十一个月的高刑。为了不虚度牢狱中的岁月,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由父亲朋友——陈翔鹤、董秋斯、董秋芳等前辈,从狱外为父亲送来了一些英文书籍,其中就有美国邦尼与里夫特公司(Bani and Liveright Int)出版的《世界佳作现代文库》(*The Modern Library of World's Best Books*)的六十四开袖珍本中的两种,即《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父亲在1931年5月和1932年9月完成了这两本书的译稿。但是直到1947年3月,这两本书才在由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文通书局出版,这是在中国较早的尼采著作的完整的译本。

没有料到的是,在“文革”期间,父亲因翻译尼采的著作获罪:1969年父亲

所在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被军管后，被迫“靠边站”，并由军管组“审查历史”。

奉命占领上层建筑的军管组甚至连尼采的名字都首次听说，其负责人在和父亲的谈话中，将尼采的名字说成“采尼”。对这样的“审查”，父亲选择了沉默。在回忆这件事时，父亲说，他想起了当年冯雪峰对他讲起的一件在上饶集中营的往事：有个国民党的教官在“讲课”时，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说成“辅基”，该教官则因此被难友们讥笑为“辅基教官”。

二

父亲出狱后，1935年，到了上海，改名楚方鹏，由郑振铎先生介绍，在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为扩大学生的视野，丰富教学内容，父亲翻译了《地理学发达史》。父亲认同马克思的论断：“经济是一切历史建筑和社会建筑的基础”，引证了《地理学发达史》中的许多资料，写成《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和《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刊于1935年6月和12月《地学季刊》）。这是父亲用马克思的学说理解和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尝试，1937年完成译作，并交由中华书局出版，1938年，上海抗战后，父亲回到昆明，看到该书出版时，已经是1940年。新中国建国后，曾经问过该书的译稿和原书纸型的下落，所得答复是：毁于日机的轰炸和兵焚。

1935至1937年期间，父亲的另一翻译作品是由英文译本转译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所用的是1917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J. M. Soskice译自俄文的英文译本，英文书名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文原来的书名是《在俄国谁生活得好？》。父亲采用英文的译名还有一重意思是，按当时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公民，应该生活得快乐而自由。其间有父亲一生经历中的一段故事：父亲在1934年从东北出狱后，共产党组织审查过其在狱中的表现后决定派其到苏联去学习，而且还可以带两名学生同行，由于父亲要安排家事，预定的行程比他推荐的学生晚了一个航船班次（从上海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再去莫斯科）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负责联系赴苏联的第三国际工作人员被捕，父亲失去了有可能会改变其历史的机会。父亲怀着惋惜的心

情，怀着对“快乐而自由”的国家的向往——而这样的环境则是沙皇俄国所没有的。父亲翻译此书时，是希望了解俄国的过去，了解俄国的文化，了解“十月革命”的背景，并希望祖国也有一天会成为快乐而自由的乐土。父亲在此书出版的题记中说到，对这部长诗的翻译，是“献给这个时代正在为着自己的生存，为着未来希望和光明这么残酷而英勇斗争的战士”。此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稿和纸型都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和兵燹。

此书于1955年由父亲的朋友冯雪峰（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提议再版，并亲自与父亲签订了出版合同。因此，此书的中文译本能够延续至今。

从上世纪50年代陆续传出对苏联真实情况的描述，到1991年的苏东解体，这里留下了许多思考，父亲晚年为此收集了许多资料，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思考，希望研究苏联解体给中国的教训。但是毕竟工程巨大，父亲又体恤子女们的时间、精力和工作，因此没有结果。

三

惠特曼是父亲喜爱的诗人，惠特曼的诗，内容广泛，体裁活泼新颖，洋溢着年轻人乐观和积极进取的情绪：

我轻松愉快的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走呀！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

早在1937年，父亲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所翻译的惠特曼的诗作。“抗战”期间在昆明，父亲将以前翻译过的惠特曼的诗作以其代表作《大路之歌》为题结集出版。上面所引的就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大路之歌》中的几句。

父亲还特别欣赏惠特曼纪念林肯的组诗，父亲认为，林肯毕生致力于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没有过时，而惠特曼将林肯描述为温和、平易、正直和果敢的普通人的形象，将林肯比拟为带着朋友和后辈航行的勤劳而辛垦的船长，都值

得称道；对他的遇难逝世，表达了平民百姓发自内心的哀痛和真挚而亲切朴素的怀念，则是悼亡题材诗歌创作的高峰。这些作品的发表，也是向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鼓吹的“领袖至上”的投枪。

在“抗战”期间的昆明，面临“外抗顽敌，内反暴政”的环境，父亲陆续收集到并翻译的俄国、德国和匈牙利一些诗作，这些诗的原作者，或有因为争取进步和民主而被迫流亡和被监禁的经历，因此诗作中有明显的对黑暗势力抗争的痕迹，父亲将其命名为《枫叶集》，由李公朴主持的北门书屋出版，并在题记中写道：

这是要说明霜雪在生命上，所刻下的鲜艳的痕迹。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刺，父亲被迫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在一时工作和生活无作的困境中，许广平先生找到父亲并告：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准备用从国外募捐得来的资金，援助一些生活和工作困难的朋友，办法是通过晨光出版公司，以预支稿费的办法提供资金帮助。于是父亲将以前翻译过的所有惠特曼的作品整理，交付晨光出版公司，所得的稿费则帮助我们全家渡过了在上海生活最困难的年月。

1955年，新中国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关于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惠特曼的号召，由周扬同志提议，将父亲的旧译改名《草叶集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纪念草叶集和惠特曼的特印本。后来，父亲任职所在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李野光同志，找到了完整的《草叶集》的英文原著，并补译了《草叶集选》中缺失的部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最完整的《草叶集》的中文译本，上世纪末还在台湾和香港刊行了繁体字版。

周扬和父母在1935年在上海就是同志和朋友：1936年，周扬（当时叫周起应）、李生萱（笔名叫艾思奇，1925年前后是父亲在昆明时的学生）和何干之（历史学家）准备离开上海去延安前夕，父亲特别在董竹君女士开设的红棉酒家为他们三人践行。

惠特曼生于19世纪末，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为中国人认识惠特曼的各位先辈也渐行渐远，惠特曼离我们远吗？请听他的呼唤：

走啊！跟在伟大的同伴之后，作他们的一员吧！……
向着最美好的一切前进——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四

《希腊神话和传说》是父亲成书最晚的翻译作品。

源于爱琴海文明的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天上、人间、地狱，涉及现象和典故有关历史、地理及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等自然现象，所塑造的形象有神、鬼、人、兽，还有半人半鬼、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内容十分庞杂。传统的《荷马史诗》《变形记》等还留有民间艺人口头文学的痕迹，容纳不了希腊神话故事全部内容。1936年，郑振铎在上海编选了一部两卷本的《希腊神话》，但是他对这个版本并不满意，认为涵盖不了希腊神话故事丰富的内容，也没有形成描述希腊神话故事的完整体系。在介绍父亲到暨南大学任教时，他向熟悉西方史地，又长于英文翻译的父亲提议，找一个好的关于希腊神话的本子，翻译出来，由他负责出版——这里，还有他对朋友工作和生活关照的含义。父亲对老朋友的意见是重视的，可是一直没有兑现，原因是没有看到合适的外文版本，二是翻译希腊神话工作量巨大，抗战期间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样规模的工程。

1946年，昆明发生李公朴和闻一多遇刺后，父亲到了上海，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在上海法学院任教，同时积极探索渠道和筹备经费，准备去解放区。

此时，父亲当年在东北同监狱、同案和父亲情同兄弟的难友郑效洵，找到了一种范本：由德国人斯威布编撰的、基本上涵盖了希腊神话故事全貌的《神祇与英雄》，而且有插图非常精美的英文译本。于是父亲开始了希腊神话的翻译工作。

当时父亲要从事教学工作，还要和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及民盟的朋友联系，还要做准备去香港参加民盟的工作和进解放区的具体准备工作。因此我记得，父亲当时在上海住所，经常是在破晓前，借助烛光，奋笔疾书，终于在1948年初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并定名为《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交给由父亲的朋友刘执之和贺尚华主持的“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该机构还将上海的各种出版物送往解放区，也还在上海部分朋友中发行赠送解放区的

书刊)。父亲预支到的稿费除了作去解放区的路费外，其余的留给母亲，做为留在上海的母亲和子女的生活费用。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出版时的1949年6月，上海已经解放，父亲看到新书，已是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北平。此时郑效洵先生也在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他找到父亲，告曰：现在中国的欧美外交人员和驻华机构的准备撤离，这些人所保存的图书有些要出售，他看见一套很好的英文版写希腊神话的初版本，有十几卷，插图和印刷都十分精美，是难得的好书，因为原来所有者要回英国，因此愿意以原价的一成出让(所有者特别说明是出让而非出售)，据父亲回忆要价大约是一百多、不到两百个银元，当时父亲已经准备随军南下，接管西南的文教工作，当时，于私于公都拿不出这两百银元的“高价”。因此这套书后来不知下落，父亲终生以为憾事，父亲以此告诫我们：机会和能力往往不是同时的，要学会珍惜。

1959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由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郑效洵推动，出了修订再版本，同时按照希腊人名的规范译法，将所有的“人名”(包括神、鬼、兽等)都做了改动，例如太阳神，原来的译名是：“亚波罗”，新版改为：“阿波罗”，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统帅，原译“亚加米农”，新译作“阿加门农”。另外，父亲认为新译本对人物对话虽然比较严格的符合英译本的原意，但是失去了父亲在原来译本中所表现的语言符合人物身份的风格。

新版的希腊神话出版后，父亲推荐给子女为假期读物(当时我们都在北京上学)，并对我们讲对书中故事的评论，其中讲得最多的是，把天火“盗”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结局是被天神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白天遭鹰鹫啄食肝脏，夜晚伤口愈合，次日又被啄食。父亲说，第一个向人类阐明真知、指点光明的人，往往遭厄运，这是悲剧，但是人类就是在这些献身者的身后进步的！

父亲欣赏的另一位英雄是半人半马的喀戎(Chiron)，这是一位未完全修成人身的智者，是希腊众多英雄的老师，其结局是被自己学生的毒箭误伤，赖于神明庇佑而不死，却终生要忍受剧痛，在经历了这些厄运后，喀戎选择的结局是到高加索替换普罗米修斯承受灾难，拯救盗火者。父亲认为，各国和各时代的英雄固然值得尊敬，但是更值得尊敬的是英雄人物的老师。例如，在《精忠岳传》中，最应该称道的是岳飞的老师周侗——在艰难时世中不以财势取人，将在寒微中的

岳飞作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倾力相助的师长——才是更加可敬可佩！

半个世纪以来，《希腊神话和传说》已经多次再版和重印，这些离现实生活很远的神话故事或许还有现实意义：太阳神的儿子，滥用其父的职权，驾太阳车旅行天际，结果车离轨道，地上失去太阳光，“除了黑暗，就是大火”，或许可为当今作鉴。

父亲是 20 世纪早期接受马克思学说，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奋力毕生的战士，其译作是其勤奋学习，认真思考的记录。仅就所知，尽人子之责，为之记。

要特别提到的是，本版编辑者在此书稿编辑过程中查找到的父亲译作《苏俄的诗歌》（原文出版于 1934 年，译文刊于 1937 年），是认识和了解原苏联前期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之间的关系、俄国-苏联文学家的芜杂及其分野、当时苏联的文艺政策乃至苏联官方对知识阶层的制度等，都是一篇有价值、值得令人思考的文献。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新世纪重新收集和整合了父亲的译作，使之在图文并茂及对译作背景和现实意义对照上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在新的译作本出版之际，谨向为父亲译作出版有过贡献的几代人表示谢意！安徽阜阳则是父亲投身教育事业最初的起点，乘机机会向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2012 年 8 月

目 录

草叶集

铭言集	5
给外邦	6
开始我的研究	6
船的出发	6
我听见美洲在歌唱	6
未来的诗人们	7
给你	8
从巴门诺克开始	9
自己之歌	25
亚当的子孙	96
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97
从滚滚的人海中	105
我俩，被愚弄了这么久	106
芦笛集	107
无论谁现在握着我的手	108
为你，啊，民主哟！	110
我在春天歌唱着这些	110
傍晚时我听见	112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112
给一个陌生人	113
大地，我的形象	114
我在一个梦中梦到	114
大路之歌	115
横过布鲁克林渡口	129
欢乐之歌	137
斧头之歌	146
转动着的大地之歌	160
青年，白天，老年和夜	167
候鸟集	168
常性之歌	169
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	172
法兰西	
——我国的第十八年	177
海流集	179
从永久摇荡着的摇篮里	180
泪滴	188
黑夜中在海滩上	188
路边之歌	191
欧罗巴	
——我国的第七十二年和第七十三年	192
我坐而眺望	194
美丽的妇女们	194
母亲和婴儿	194
溜过一切之上	195

给老年	195
桴鼓集	196
一八六一年	197
敲呀！敲呀！鼓啊！	197
父亲，赶快从田地上来	198
在我下面战栗而摇动着的年代	200
埃塞俄比亚人向旗帜致敬	200
伙伴哟，当我的头躺在你的膝上的时候	201
林肯总统纪念集	203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	204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	214
这就是那个人的遗骸	215
秋之溪水	216
给一个遭到挫败的欧洲革命者	217
牢狱中的歌手	218
献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221
火炬	222
睡眠的人们	223
神圣的死的低语	234
现在你敢么，啊，灵魂哟	235
神圣的死的低语	235
一只无声的坚忍的蜘蛛	236
草原之夜	236
最后的召唤	237

从正午到星光之夜	239
脸	240
别离之歌	245
近代的岁月	246
译者后记	248
关于介绍惠特曼	248
附录	
评《草叶集》的楚译本	
——纪念惠特曼逝世一百周年	刘树森 259
关于《草叶集》翻译和出版的说明	楚泽涵 264

枫叶集

题记	269
E. 陀劳尔（德国）	
铁窗双燕	270
R. 德默尔（德国）	
劳动者	277
饮酒之歌	279
黑暗中的呼声	281
收获之歌	282
M. Y. 莱蒙托夫（俄国）	

匕首	283
帆	285
在囚禁中	286
 N. 涅克拉索夫 (俄国)	
好像是在黑暗中的马路上	287
卡加林娜	290
再会罢	292
 G. 沙罗西 (匈牙利)	
我的生日	293
 J. 欧特瓦士 (匈牙利)	
别祖国	296
 J. R. 贝赫尔 (德国)	
两个兵	299
 惠特曼 (美国) ^①	
黑夜中在海滩上 (见《草叶集选》)(见本书 188 页)	
我在一个梦中梦到 (见《草叶集选》)(见本书 114 页)	
 附录	
我的父亲的围场	306

① 《枫叶集》中录入了惠特曼的几首诗，均可见于《草叶集选》，故文不赘复。